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十三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四 右集

○仕進門

仕進

夫子不少賤以求容

家語在孔子厄於陳蔡召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蓋少賤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能必穡種之為穡

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良工能巧不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

子思不毀大以求容

孔叢子叢公胡毋豹魯謂子思曰子好大也莫能容子也蓋亦隨

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兄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

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

弗改矣

古人不以貧賤而苟進

荀子大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

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子夏貧衣若縣鶉人

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

復見柳下惠與後明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後明者君子尚

士以疎遠而難進

韓非子孤凡當察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種人

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則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

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

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

信爭其數也不勝也以新狹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

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踵人為助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數猶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日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

人有所因而後進

劉子颯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賤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為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馭才胡也閱者是馬前行空地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若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繫木光於紫殿珠璧擊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閨而無所因耶

管仲待鮑叔而後相

韓非子統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致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彼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窮自責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孔蔑以入仕有三亡

說苑黜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交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以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驚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驚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

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子賤以入仕有三得

見前

古養人今養己

文中子驛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古行道今逞欲

文中子前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

文中子業成不仕

文中子子曰吾不仕故成業

入仕不可以私害公

子家子凡入仕者私室不可言公事私事不可役公人

不苟進

可屈則屈可伸則伸

家語屈節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宜具不能有益於

言二之中

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

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而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

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時也是以雖受屈

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足於此有足於此謂上被褐而懷

玉何如毛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交冕而執玉

君子不受亂君之祿

說苑說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

由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為耻君子以毀義為辱

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子華不從簡子之召

子華子子華子居於今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

曰寡大夫之使使下臣敬將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

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矣其敢逃刑以其弗膏之故而適抱新繯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厚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其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前焉夫萌於中必費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自郟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澗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立之不濟此命也夫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可忘言也而猶有前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

莊子神龜之喻

莊子秋水莊子釣於濮水音卜陳地水也楚王威使大夫二人往先焉駘其言也曰願以竟歸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以腐鼠比梁相

莊子前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郭象曰陽兵整旅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音鴟鵩子知之乎夫鵩發於南海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鴉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曰嚇許伯反又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司馬彪云嚇怒其声恐其奪

藏其身可以全其形

莊子庚桑函音車之獸車之獸獸大如介獨而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竭徒浪反謂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禹去

出而獲富如醫治愈下而獲愈多

莊子謂宋人有曹商者為去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去王說音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但未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畏穢辭聘

莊子謂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去以文繡食去以芻也叔大及其牽而入於大音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君子當隨時隱見

揚子謂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翊亂則隱同馬光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司馬彪曰故慕作慕音義曰後漢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慕宋書注云慕取也鶴音義曰後漢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取焉今慕或為慕誤鷓鴣明遊集食其絜者矣宋成日蓋其食絜也鷓鴣方明兩方鷓鴣字又來鷓鴣鳴中央鷓鴣狀似鳥皇光謂說文傳曰鷓鴣也也言其降步于疾之庭則不降步也身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負也

利而身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身乎

文中子不從楚召

文中子北天楚難作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文據感難對楚國公幸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物陽叛故曰難作為偶先

文中子欲署於蜀

文中子事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文中子知隨之不可為而不出

文中子相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美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我警也

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義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實威曰終喻絕險曾是不億意云車險曾不為而曰不可為矣言隋必亡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

文中子以疾辭虞世基之使

文中子嗣虞世基世南遣使謂子曰益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任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梅仕於亂世也首章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



小人枉道

管子 小人枉道而取容

偷合苟容

荀子臣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

罪大於好進

文中子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鍾期死伯牙絕絃

說苑 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大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子期惠施既死世莫與語

說苑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君以人言而知己者不足恃

列子 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君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呼兼士乎鄭子

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本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而殺子陽柱厲叔死難以顯官公之不知己

列子 柱厲叔事官教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一作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音以忘其身者也

以人言進者必以人言退

韓非子 魏晉丹二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

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
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
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不求人知

知我者希則我貴

老子難知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約而難言吾言者而難知約而難言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我下此人所言有宗祖本無事有君臣天

我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不古

希則我者貴希少也唯達道者乃窮極微妙故無知也知我者

玉者厚以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文中子不願人知

文中子謂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
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

去亂

亂國就之

莊子問人顏回見仲尼將之衛曰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夫道不欲雜其且正得雜則多

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病若夫不得其人則金百醫守古之至

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具其然後不能一愈也

至於暴人之所行

子思不願魯相而去

孔叢子志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

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

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

魏王不用子順計九月而求致仕

孔叢子論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

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

也尸利素食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三遣使入其館謝曰
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
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
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遠刑書遂
寢于家

進退

貪位慕祿謂之貪進道慕德謂之進

揚子_子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
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
般之以仁義進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勸馬光曰
同馬光曰
般中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
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進退

顏淵以退爲進

揚子嗣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
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

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進以禮退以義者非人可儷

見前

功名

功名本於道德

文子_道原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

功名起於多難

文子_精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則功成世無凶害
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

賢人忘名王主忘功

管子_法法鈞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脩
必度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
成功也

名利

忘貧賤者名利不足動其心

文子諱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

名則必利利則必爭

列子籍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張湛曰在智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必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君子羞言利名

說苑德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禍在好利

尉繚子

禍在於好利

利

聖人重道而輕祿衆人反是

諸子斥四

十

揚子師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豐日殖也

祿多責大

說苑

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

祿厚責重

聶陽子

財豐者用益勞祿厚者責彌重

無益而受祿謂之盜

魯子

無益而受厚祿竊也

祿過其德者凶

文子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貴無多

官

盡智力以副官爵

韓非子外儲田鮪教其子田章曰王賈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榮辱

義榮勢榮義辱勢辱

荀子論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貴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慢汙穢行也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搏摔搏頭也捶笞捶打也臠腳臠腳也皆杖擊也皆杖擊也斷斷枯磔磔如字枯亦市暴藉反藉反靡靡平聲舌纏舌纏謂別其脛骨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

寵辱

寵辱若驚

老子老子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何謂寵辱辱

為下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孫叔敖三尹不榮三去不憂

莊子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臯間栩栩然自樂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有德則有寵

國語 君子哀無德不哀無寵

因寵得禍

教隅子 女無妍媸得幸則眾妬之矣士無賢愚得勢則眾嫉之矣

素餐

亂世素餐者眾

文中子 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四 **后集**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五

仕進門

富貴

滅明恥獨富貴

家語弟子子貢答衛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有利於民矣

廉於行己其上也以佑其下是澄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

貴獨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常也中丁仲反

富貴不可以驕人不可以私己

家語孔子子曰與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可以富貴而愛人何人

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

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

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富貴而驕則不能自保

老子持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祀如此持揣而斃之不可

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奔揣揣初委反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財多累身富貴而

驕自遺其咎驕必遺禍也貴富人之職而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言人所為功或爭立名戀作遂不返身則位則遇於害此乃

富者形外貴者形疏

莊子經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

矣內其形者知是而巳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其

形者白得於身而已

不取謂富不辱謂貴

孔叢子叢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

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只則不取於人何

富如之能率於道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至貴至富至壽

淮南子解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又

子家子 夫人身列三才至貴存焉心涵萬善至富存焉

生而貴者驕奢

文子 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

保全富貴

說苑議富在知足貴在知退

顛其富貴

莊子徐無鬼顛其乎富貴之地

自謀不及彘謀

莊子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室筮初華反說如字反彘曰汝奚

惡去死吾將三月椽汝十日戒三日齋籍曰亦在夜在加

汝有死姑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

以糠糲而錯之牢筮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膠楮之上糲自轉反司馬云糲糲也聚俚之中司馬云糲糲也

今多中生也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

者何也

早貴

荆公子十五攝相事

家語本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問之使人往觀其為

政焉使者反曰觀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

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富

富人能兼眾人之利

莊子臨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音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快嗜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其國而嚴若君父

富者入多出寡

商子 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節飲食有常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

不知足者不知富之有涯

韓非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管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枚產問富術於子順

孔叢子陳士義枚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管曰然知之猗頓曾之

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說錄本既而越王勾踐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商賈之術與夷子皮之陶朱公乃於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

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

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

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管曰吾

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

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

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欲所以為學也今子

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負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

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

韓非子 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

端木叔藉先貲致富

列子 端木叔者子真之世也藉先貲家累千金為富不仁

韓非子 千金之家其子不仁

富貴不足恃

雍門子鼓琴而孟嘗涕泣

說苑善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之悲乎雍門子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價厭襲於窮巷無所告訴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習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焉固無樂已足若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大息則流涕沾衿矣今君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前迭進而誦諛燕則闔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園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至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菜薪莩者踣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殫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愁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貧富

貧富不以其道則耻之

曾子謝曾子曰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則耻之貧而不以道則耻之

憲襄賜殖

列子楊揚朱曰原憲襄於曾子貢殖於衛原憲之襄損生子子貢之殖累身然則襄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襄和起之斷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顏子不貧荷頓不富

聲隅子姓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荷頓奚以富曰不富或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

貧富皆不可甚

管子君其富不可使其甚貧不知耻

貴賤

貴由賤起

文子 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貴而能賤

子家子士耽顯達勿使膏梁之味易五穀藜藿之樂方是不失節

自賤其貴

子華子 抱璧而徒乞無為於貴宝矣

富貴貧賤

可貴可賤可富可貧為吉人

荀子仲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不負獲謂不充其靜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獨之勢亦取象於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

富貴貧賤必由其道

聲隅子富貴不由其道不如貧賤貧賤不由其道不如禽獸

處富貴貧賤當如一

子家子 凡人處富貴當如處貧賤處貧賤當如處富貴貧賤分別於外在我者唯一而已矣

(貧)

貧乃有士者之羞

曾子謂曾子曰天下無道修道而處獨塗而賃手足不掩四支不被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飢寒易為衣食

韓非子糟糠不飽者不慕梁肉衽褐不完者不待錦繡

貧則為非

孔叢子論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

糊頰於人

子華子以是推蘇之不繼糊其頰頰於人

(安貧)

不求人知

曾子謂曾子曰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仁雖獨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不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二於貧而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日孳二上人知我吾無所訐不我知吾無所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

子桑歸貧於命

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音其聲而趨音以音幸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音不任其聲備也趨幸其詩亦音曲也

曰吾患

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
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哉

莊子衣弊履穿貧而非憊

莊子抄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止繫賢節苦結係履履穿而
過評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備皮拜薄莊子曰貧也非
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
遭時也

原憲貧而非病

莊子識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次以生草蓬戶不完織蓬桑以為
樞司馬云樞桑也而甕牖二室破甕為牖一室褐以為塞以褐衣
匡坐而弦也馮馮如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往見原憲原憲華胡化冠以華木紕紕所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

貧孝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孝以為為夫已也剛人教以為已
仁義之馬也得反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新序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次以生高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上
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
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
之曰憲聞之无財之謂貧孝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孝以為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馬與馬
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
履行歌商頌而反声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
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曾子雖貧而天子不得臣

莊子王曾子居衛緇袍无表司馬云緇謂顏色腫噲古外反徐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賢通反納履而踵决曳縱而歌商頌蓋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顏回雖貧而不願仕

莊子論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廓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海臣音之無反字或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享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立誦之以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立之得也

視錦繡而不耻乎被褐

聲隅子道視錦繡而不耻乎被褐者吾知其可階於聖人之域

際遇

德同遇異

劉子遇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衣竟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已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鳴墮腐鼠非虞氏之慢素孝政注云虞氏將姑妹登樓而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邾君是邾國之君與射姑遇不遇也

遇否不同

門人就射姑之酒射姑不與下門人心生西患知邾君性急射姑乃覆一盆水於門限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急

劉子綱莊美滿衛美而無寵伯留適齊醜而受幸

不遇

忠孝雖盡而君親不知

荀子默處深孝己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

知而窮於世劫迫於累國而無所讀為之危行言際也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好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孔子不能必其身之必遇

荀子精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堪

同然弟子皆有餽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

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邪

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

汝以為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夫遇

不遇時也賢不自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

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

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

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自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

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具能行乎苟遇其時

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見家語

獻璧而兩刖其足

韓非子知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

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

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

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

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

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

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味玉人主之所急也和

雖獻璞而未美來為王之害也所藏之寶亦未然猶兩足動而寶乃論論室君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耶今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而論其法術也然則有道者之不侈也持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法術也

李仲元不遇而名不彰

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吳紉曰仲元

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

惡乎聞曰王陽真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曰

自高元何不出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

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宋咸曰兒端故聞其言者

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

人也仲元畏人也服而畏之

烈士不遇知已

劉子知世之烈士願為嘗者授命猶醫者之思視雙者之想行

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不偶於人者偶於

莊子大宗子貢曰敢問畸人畸人者畸於

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生不逢時則懷抱不能以自見

子華子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

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筭人壽幾何而期以有

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膏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

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驛如也今則不然荒飢忍號而

獨秀者先殞霜露先零而未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
髮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奔髮布其四體
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
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持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靈雞啼於
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
其無幸歟

窮困

夫子厄於陳蔡

家語厄在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
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
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
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弦歌不衰

夫子以厄於陳蔡為幸

家語困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
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謂其誰之子不我知
而從我者乎子路也垂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
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子貢言惡夫陳蔡之間立之
幸也二三子從立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
困行不窮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夫子以陳蔡為幸不以為窮

莊子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不火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
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也曰夫子者無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耻也若此乎顏曰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適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也又於丘其幸乎孔子削鞞然琴反弦歌子路圻音也又於丘其幸乎孔子削鞞然琴反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樂也一本於穎陽而共伯得乎立首之難本或作共伯馬云共伯名和天子共伯不勝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早屋焚下于大陽地曰房王子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遂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

夫子圍於匡人

家語困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戰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立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外者則非立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夫子困於公叔氏

家語五帝德篇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良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乃且于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行於大樹寧我聞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盟非義也

夫子圍於宋

莊子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司馬云宋當作衛匡人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

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云云由處矣吾
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舜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

夫子以道不得為憂

列子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
顏回援琴而歌孔子問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
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憮然小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
此吾昔日之言耳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
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君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
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
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法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
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
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
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
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
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注然自
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立
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夫子待時行道

孔叢子問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
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
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
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
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處窮言達則人莫之信

劉子辨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

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贊藥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窮奪疲縱

管子世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疲則不能無墮倪 倪傲也謂罷

君不困不成王士不困不成行

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

之問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

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

休子路溫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

齊桓霸心生于宮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

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志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

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

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

立之幸也二三子從立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

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殺

齊桓困於是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

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身貞

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本出家語

達生於窮

荀子有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

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宮故居不隱者思不

遠身不佚謂與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落

九月夫子當此蓋

窮易為德

繇者喜越下之休病者喜一噲之樂

淮南子情今天繇者揭鑿雷魚籠土繇道也今河東謂台道為

青州謂之鑿有刃也三輔益汗交流喘息溥喉白也

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陰也二輔人謂

也

楚人掘上大木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義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仰腹膝上叩頭叩頭案也叩頭作鞠蹠踞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憚會之樂也

憂慮

身常逸者志不廣

家語在孔子曰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无憂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請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

有国者猶狐豹之皮

莊子山市南宜僚姓能名宜僚居市南因為号楚人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更離離力智反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也大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云馬相也謂相望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辟亦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

憂患嬰心之害

淮南子直蜂虿音指指而神不能憺定蚤蚤音膚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攫也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蚤蚤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

艱難

鮑叔使桓公管子審戚

管子刑桓公管仲鮑叔牙審戚四人飲二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西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志出如宮時也使管子毋志束縛在魯也使審戚毋志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一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国之社稷必不危矣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六

後集

命分門

命

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皆命之所制非力之所能

列子命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
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
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殺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
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
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
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
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西門子厚於命薄於德

列子謂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与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
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
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
則短褐短褐音葛也復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復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
而人子食則藜藜音夷也又云藜音夷也又云藜音夷也
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櫪音林也又云櫪音林也出則結駟在家熙熙音
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即西門子曰子无以知其
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故厚薄也而皆謂与
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

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二丘羽反本或作踴而步有深愧之色

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此書舍字作釋汝之愧与汝更

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

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与予並而賤貴貧富与予異予語

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

款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

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

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

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皆不識夫

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

其袷褐有狐貉之温進其戎叔音戎叔尔雅云戎叔謂之在菑

山我得冬煮及戎戎布之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

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

易担也哉咄當割反或作梧者非

季梁知命

列子嗣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牛六子環而泣之

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早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

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竟匿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

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命唯我身汝識死生有其子

弗曉終謁二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

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

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棘屏社之俞氏曰女始

則胎氣不足乳腫乳用反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蜡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

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原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

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法十卷六

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譏發

發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矣也多偶

為才之得也眠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謂多与人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勢也隻立孤四人相與游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
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姑危反幾成者音成成也
初非成也危危敗者音敗初非敗也世有幾以幾失之故
迷生於消感其以成敗不能消之際昧然於消而不昧然際猶
言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也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
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也動止非我則信命者於彼
著因謂我無二心無喜懼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
墮亦不墜仆也此所用智計之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
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知命安時也

士農工商窮達皆命

列子嗣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
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晏嬰之命有所總

呂子 晏子遭崔杼之患投綆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
不必注徐不必死鹿生於山總命於厨今嬰命有所懸矣

為善在人得福在命

淮南子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
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拒或害或利求之有道
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
必免其禍

三死非命

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
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
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
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
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以似陽虎為命

說苑雜言孔子之宋在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以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闔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義之不脩也是立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立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波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天命非人之所能為

揚子問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宋成曰因善而生存因惡則亡殘之則死禮之則生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成曰言若立乎巖墻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命也若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音也曰凶人凶其吉故能常吉順之至也凶人吉為凶曰凶人凶以凶為吉故至大凶不懲不勸之效也

命之當天雖天子不能死命之當貴雖至尊不能富

劉子稱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敗於其山大風晦冥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斲其左足遂為大閻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當貧饑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

貴賤壽夭皆由天命不可妄求

劉子前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為楚相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令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覲於公負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吉凶禍福皆不可逃

文中子淵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君子畏天命

文中子立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阮逸曰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無遠情於人而命之者也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无不應天不當与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易曰易以性而

見危致命非奮不顧身之謂

子家子見危致命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當危困時君子一致之於命而不以自累也若以致命為奮不顧身誤矣



命義天下之大戒

莊子世仲尼曰結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甚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多賢不可以一人為主不則散故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无哀无樂何易施之至當為一而无休戚於其中也樂音洛下同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何用心於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无不通故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無存深不能与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業者也



疾病惟順乎命

莊子大宗子祀子輿子利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為眷以死為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
頤隱於背有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於陵也有熱於心也
永元者謂之氣也崔云自此處至至靈于并皆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司馬云此拘拘也王云不申也何俱備又徐古疾反李云句贅頂推也其形似贅其心間附音而無事其心屬上句跣田
而鑑于井病不能行故開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
為此拘拘也崔云此子輿辭曰汝惡聲之乎曰亡如子予何惡浸
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也司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
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郭象曰夫體化合變則无性而不因无因而不可也且夫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右之所謂縣
之自解音也縣解向秀云云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
天父矣吾又何惡焉

死生唯順乎命

莊子師大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喘而川轉又歎二反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怛打時反曰夫死生猶鶩也鶩也○郭象
理當死無不願入鶩之將化而死无為祖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
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鼠肝句亦云
已王云云或微薄至微時亦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
罪焉悍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前定

靈公葬沙丘出於前定
莊子則齊章曰夫靈公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
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靈公奪而里之子謂前也而汝也里居也一本作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分

行乎分內則光明行乎分外則危殆

莊子庚系

券內者行乎無名

券分也無名道也

券外者志

乎期費期成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庸用也

道其所以用智

志乎則費者唯賈人也

賈人者特貪利之商賈也

其跂也

猶之魁然魁安也猶自

也

物之小大雖不同而各安其分

莊子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鯨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窮髮之北北極之北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

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羊角上行若羊角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斥斥馬也鴉鴉於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信一國者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自謂於一方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國賢人猶然笑之

物之脩短雖不同而各安其分

莊子前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其殞不知晦朔司馬云菌大芝也天陰生菌上見日則死一名

落潘尼云木槿也落潘尼云木槿也蟪蛄不知春秋司馬云與蛄寒蟬也一名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

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椿木一名檇，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二萬二千年而彭祖在周為社，下史年八百歲，乃今以父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則條問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棘，物名，有棘子，則條問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棘，物名，有棘子，則條問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棘，物名，有棘子，則條問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人不安分造化以為不祥

莊子大宗師今天治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鏤，鄒大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分有所安，不可卒改

列子楊朱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怕，墜叔如霍，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脆急。筋節急也，或作脆，音霍。音霍，筋急也。音霍，筋急也。音霍，筋急也。音霍，筋急也。朝庭以柔毛，緣幕薦以梁肉，蘭橈心疇。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不可卒改，易况自然乎？

知足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戒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生多藏，於附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以切，象操極之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常足

老子欲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寡欲乃足

莊子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無求乃足

中說不廣求故得也

晏子以八升一豆為足

說苑臣晏子曰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

滿不求餘

淮南近近於倉者不為之多飲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

飲河不過滿腹

干子 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弃室而洒雨者不過濡身

禍大於不足

韓非子 禍莫大於不知足

自足則不以所居之小而不樂

莊子水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江莫剛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許敢問其方昌公子牟

隱於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始音并之盡乎謂

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并幹之上入休乎缺則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其泥則沒足滅跗方還音之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埽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司觀乎龍人牟公子牟

已繫矣明大之不於小水樂然音也於是遂巡

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

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為加損夫夫不為損夫夫不為損夫夫不為損夫夫不為損夫

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埽井之盡聞之適適

然然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

然然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

然然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自失也驚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七

後

命分門

曠

有大覺而後知大夢

莊子齊物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大夢慮在懷者

醋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大夢者自以為覺而固哉

為猶故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大夢者自以為覺而固哉

強羊兒

人壽幾何不能悅意皆非通道

莊子蹠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

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

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即皆非通道者也

死生為晝夜

莊子胠子老聃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

又况得喪禍福之所分乎俞不

天地為棺槨

莊子褚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玦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波與此何其偏也

莊子喪妻而歌

莊子缺莊子妻死惠子中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人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

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黯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久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古吊古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斯所以晦有清者飛令推至也

滑介叔不惡柳生肘

莊子謂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具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紀律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音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郭知神有情必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无情故能无妄則夫有情者亦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真際之竟矣○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叔知言也

髑髏有南面王樂

莊子謂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髑音呼交反李然有形髑髏然白

杜撒若弗反右形撒的反旁擊也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之乎將子有亡國之患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去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接音髑髏枕射鴉而卧夜半髑髏見賢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死然從容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指又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矐矐矐頽曰矐矐本依頽同子六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其為人間之勞乎郭曰矐矐云莊子矐矐死也生其說云矐矐然何謂矐矐乎言生而復死也

觸蠻蝸用之戰

莊子謂觸蠻郭本作為觸蠻觸蠻之戰多作莊之辨及無數惠王名也與田侯牟齊威王約

於如以田侯年皆之魏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解
又如字田侯年皆之魏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解
魏官名也若今虎牙君為萬東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街請受

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
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而後扶繫也其背折之舌其

春季子聞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晉廢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
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聽明之而見暗戴晉人魏國賢人惠
施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知所爭者若此之君

曰意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達謂四海之

內若存若亡乎君曰然無窮之中若存若亡也曰通達之中
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

客出而君恬然若有亡也
竟辯之稱猶一映

莊子謂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
夫吹管也猶有鳴也詩說反吹劔首者映而已矣然猶風過竟

辯人之所譽也道竟辯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龍叔以聖智為疾

列子龍叔謂文華曰子能已乎文華曰唯命所聽然
而病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華曰唯命所聽然

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
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張漢曰元從

物皆無知視吾如人我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觀吾足
德貴賤

鄉如戎蠻之國如天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

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夫一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志有美惡體有利害有能以萬珠

親不能得友妻不之得此奚疾哉美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

叔替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有

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淮南子備禹南首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

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

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或曰守宮也顏色不變龍乃殞耳掉尾

而迷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

壤氣故見其兆微徵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

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無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于頂腸下迫腹兩髀

在上子求求楚人也也管下管下高也高也頂上頂上也也腸腸也肝肝也也也腹腹也也也神神也也也指指

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好兒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

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神神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

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

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

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

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終轉孰足以患心

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

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斥鷃之鷃飛

所見者大則不屑其細 淮南子前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

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
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閭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
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
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觀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
不足利也太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缶相和而歌自
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分也足羞也
則拊盆叩缶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大者

苦逸之復乃數之常

列子周穆王周之尹氏大治靼產其下趣音走役者侵晨昏而弗
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畫則呻呼呻呼猶呻而即
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夢為國君居人民之
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大有
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半五晝為僕虜若

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
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吾南嚙音啮並音並語音語呻呼音呻徹旦
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
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矣生若欲
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病瘳也

夢

覺而後知其為夢

莊子齊夢飲酒者曰而哭泣夢哭泣者曰而田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音覺而後知其夢也
死生不能以相知亦猶夢覺之不能以相襲

莊子齊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音胡蝶也自喻也適志與
音解不知周也方其夢也胡蝶而不知俄然覺則遽然周也

濛徐音渠又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不知
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
之不夢與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
非假寐之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竟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
分定非由此之謂物化夫時不轉得而今不遂存故於日之夢
無分也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今不知
物化之謂也也然自以為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

推人以真得鹿為夢復以夢得鹿而爭

列子瑋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音訓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墜九水中覆之以蕉音焦不勝其喜俄而遺其
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
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
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
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
邪薪者之歸不厭音也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
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
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
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
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真夢
耳今亡音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信也
神鴻為夢形接為事

列子續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音教徵驗也候占也奚謂八徵
一曰故轍二曰為也為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
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正夢二曰噩
音周官註云噩當為驚音三曰思夢因思念四曰寤夢寤時道
五曰喜夢因喜悅六曰懼夢因恐怖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亦
明者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則無所但下達反張世曰夫變此

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
所由由金鑄怪乃端而心无所駁也
天地應於物類張甚曰人往陰陽通無相與通也故陰氣壯則
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如說陰陽俱壯
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思謂以上皆是以以浮虛
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
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哭
張湛曰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惑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无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
為事遊其寢也其麻也神故晝相夜夢神形所遇故神疑者想夢
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張湛曰夢為鳥而
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

以占人對則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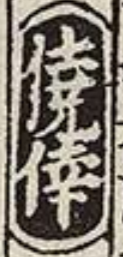
晏子 景公病十數月夢與二日聞而不勝使召占夢者占者
至晏子使占者對曰公病陰也二日陽也聞不勝必將差也三
日公病愈公賞占者占者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以

占人對則信



老成子學於尹文告以身即是幼

列子王穆老成子學幼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
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
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幼也造化之
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
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
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張湛曰身則是幻而復欲



僥倖敗多成少

莊子在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
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不幸之幸

淮南機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范蠡吳滅而扁舟五湖

國語越滅吳返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范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起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子建以貧賤為樂

連叢子叔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修失疾

一孔光字子夏父孺字次倫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

黃弟茂為閩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子印為諸生特善

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

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

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事元帝成帝為上

以丹任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凡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

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敵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

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唯揚子雲善之子元生子

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

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

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吾以

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

宋咸曰義當作毅崔象之子以疾隱身不仕漢書你子建少游

張安布衣之義象友善及象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

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臣咸今詳連叢之文其善乎道既而矣

其名異且漢書稱崔毅以疾隱身不仕蓋後疾俞後仕故子建

絕之但漢書誤作崔象焉何則詳連叢文毅誤作仁義之義字

可辨也

王通不願仕隋

中說語揚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文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海經云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水名晉書云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陸沉蟻丘

莊子則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李山名將水賣漿家司之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同馬云極屋棟子路曰是後後同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謂懷聖德而是自埋於民與自藏於畔修田農之業其聲銷名也其志無窮規是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皆世言者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與陸沉者也以中隱者

顏闔真惡富貴

莊子上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首子餘反李云有而自飯符聯牛曾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音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大己而小天下

淮南子道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

三隱

中說周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其次地隱避地山其次名隱名混市朝

三隱

中說或問嚴光樊英名隱
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
名隱曰子曰古之避言人也
言而巳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
也別於衆人故曰人隱
子曰自太伯危仲以來天下避地者鮮
矣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適世無悶其避世
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

夏城牧者

中說紉子之夏城
蘇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途焉牧者
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
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射後知道者蓋默默焉
亦隱士也
謂魚鳥尚得其所知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
明道乎

齊貴賤於不爭之地

抱樸子揚弃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
吟笑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氣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
墜耒甫田而塵節忽若執鞭駉奔激泉而大牢同乎藜藿泰尔有餘歡於無為
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憂全真虛氣
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混成等其自然

新編類音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七

後

